

我奉命采访一位农民企业家。

他叫吴方有，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党员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好像只有小学文化吧，然而最传奇的是，他仅用了两年时间，就使一家小县城里濒临倒闭的“塞罕坝酒”企业起死回生，扭亏增盈，成了全县知名企业的领头羊，名声大噪。

在我看来，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。凡事有果必有因，这其中定有内情，说不定他有什么亲戚负责招商引资吧？有了强大的资金作为坚强后盾，他才可以短时间内崛起，也许这只是一个外表浮夸的假象，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也未可知。

我决定一探究竟。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，突然造访，希望掌握点儿真实的资料，而不是要命的彩排。可是事情似乎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。我的前两次突袭居然都没有见到这位传奇厂长，他的办公室总是大门紧锁。这让我有些失望且懊恼。

我心想：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不就是个偶然成名的“暴发户”吗？没知识、没文化，还这么不守铺，整天不在办公室里办公，在忙什么？应酬吗？喝酒？现在的人，一出名就走下坡路，整天把自己搞得跟日理万机似的，其实不过是下了酒桌上酒桌，除了吃饭就是喝。这样的人我见的太多了，真是受不了。我

□小小说

榜 样

刘洪文

抱怨着，牢骚满腹，却又没什么办法。

今天又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，一周开始第一天。我早早地吃过饭，马不停蹄地来到他的办公室门前蹲守。

天是晴天，外面阳光很好，虫鸣声透过枝叶倾泻下来，像一场交响乐，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。这次我是下了决心的，当年刘备不是“三顾茅庐”才见着的诸葛亮吗，我今天也要来一个效仿先贤——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太阳也逐渐由东向南转。我的情绪开始焦灼起来，这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他不会总也不回办公室吧？难道他总也不上班？我还要在这里等下去吗？一连串的问候在我的脑海里跳动。正当我逡巡不定之时，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妈走了过来，我忙上前打听情况。

大妈听明来意后，哈哈笑着说：“闹了半天，你找我们厂长啊？这几天，我就见你在这转，你倒是早问我呀，这里哪儿找得着他啊！他平时很少来这

的。你要是在这等，怕是今年你也够呛见到他了！”

“什么？难道这不是厂长的办公室吗？厂长不在他的办公室，那会在哪？”我满心疑惑。

“当然是去前面的厂房部了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，很少回办公室的。”大妈说：“自打我在这厂里负责打扫卫生，就没见他回来过几次，倒是厂房那边天天见。”

问明白了厂房部的具体位置。我告别了大妈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厂房部。但见一溜蓝色彩钢棚顶的高大建筑，占地不算多宽阔，门前整齐地排放着几台解放汽车，看来是拉货用的。

登记后进入厂房，见一大帮工人正在分捡豌豆，早就听说塞罕坝酒以纯五粮，即：高粱、小麦、大麦、玉米、豌豆为原料，但这人工挑选，人工复蒸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大家干得热火朝天，劳动场面不错，人群中不时传出一阵阵笑声，这是个和谐的厂子，我不失时机

地拍了几张照片。可是这哪有厂长的影子啊？我实在有些着急了，大声喊道：“请问，吴方有厂长在吗？”

这时，一位皮肤黝黑，汗流满面的汉子从人群里站起身来：“谁呀，谁找我？”

我有些蒙了：“您是吴厂长？您怎么会在这里？还干这些活儿？”

他笑了：“那我应该在哪里？应该干什么活？在办公室里打电脑吗？唉，咱也不是文化人，坐不住板凳啊！再说了，我觉得企业振兴靠的是这个。”

他说着话，抬起手臂，撸起袖子，说：“撸起袖子加油干！”

那一刻，我的心里豁然亮了，我终于知道他是如何让一个厂子活起来的了。

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采访，我第一次和一个厂子的总负责人一起进行了一次大型劳动，也是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出的一次透汗。

采访结束后，吴厂长热情地送我出门。他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，我们需要你的支持，帮我们好好宣传宣传，让我们的产品有更加广阔的市场，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。”

我也笑了：“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，因为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生活，需要一个真正接地气的榜样……”



春 播 李建国 摄

□散 文

结 香 向 春 开

任崇喜

晨起，在花园中散步，在拐角处，邂逅几株灌木。此时，疏落参差的枝干，没有一片叶子，挂满了花球，橘黄色，一朵一朵小花，紧紧依偎，小灯笼似的。靠近拍摄，便觉有芳香袭来。忽然想起它的名字——结香。

香，对于花儿来说，该是身份的标志。

花儿，能与香字联系在一起，其味道，必然有异质，不同凡俗。比如瑞香、丁香、十里香、桂竹香，又比如木香、夜来香、郁金香、迷迭香。自然，结香也是不例外的。

记得有一次散步，在一家高档别墅区前，曾经见过它们灿烂的模样，有同事兴冲冲地上前去，要嗅一嗅花香，回来只说一个字：冲。说的是那花儿的味道，浓郁无比。

试想一下，花儿的香气集结在一起，那味道能温柔起来吗？虽然它的名字，温香软玉一般，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

此时乍暖还寒，春光尚浅。迎春表情寥落，连翘也不精神，玉兰也有些茫然。“锦簇金球永结香，柔枝招展舞霓裳。”它却绽放吐芳，不需要绿色的衬托，也不需要叶子的陪伴，花朵繁密，团团簇簇，成为春天动人的媚眼。要知道，头年秋季未落，它的枝梢已经孕育花蕾，等待来年农历二月花开。它的花儿如倒挂金钟状，花冠一律朝下，显出谦卑的姿态。它的花期长，从农历二月一直到五月，那金色绣球花，会一团团地挂在枝头。

结香，为“黄花结香”，属瑞香科植物，别名有打结树、喜花、梦花、圆梦树、三杈树等。因其每年分一次枝，一枝形成三个杈，所以叫三杈树。民间亦唤梦香。

其枝条柔韧，任意缠绕而不易折断。传说中，它是中国的爱情树。很多恋爱中的人们相信，若要得到长久的甜蜜爱情和幸福，只要在结香的枝上打两个同向的结，这个愿望就能实现。甚至，在梦中也能实现心中愿望。据说，若是晚上做了美梦，早晨的花结可让人梦成成真；若是晚上做了噩梦，早晨的花结可助人解厄脱难。

这让人想起一个词：喜结连枝。好梦成真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结下一段尘缘，便拥有一瓣心香。

作为一味上好的草药，结香的花能养阴安神，祛风明目。它所安的，就是一颗永结的同心吧，共享甜蜜和谐的人间美景。

□散 文

雨 水 ， 春 天 的 抒 情 诗

王晓燕

雨水归来，万物初生。如果说立春是春的序曲，雨水则是春的第二乐章“变奏”。此时气温回升，冰雪融化，天上有雨，地上有流水，水活万物，故称雨水。雨水，正是“七九河开，八九雁来”的时节，此时大地一片生机。

“风吹新绿草芽圪，雨洒轻黄柳条湿。”春雨润如酥，青青柳色新。河边的柳树最先感觉到春雨的细密和润湿，它们不再静默与僵硬，柳条柔软，柳枝泛青，柳芽爆出，很快，细细小小的嫩叶将舒展开来。忍不住折一段柳枝，做童年的游戏。用小刀截取一寸长的树枝，轻轻将淡青的树皮剥落下来，拧扁这管空心的树皮，含在嘴里，鼓起腮帮子用力吹，美妙的声音就飘出来了。这童年的柳笛呀，带着清甜的雨水的味道。

“青山忽已暝，鸟雀绕舍鸣。”春山明怡，溪水漫流，鸟雀的叫声稠密起来。鸟是大自然的抒情诗人，树丛、池塘、村舍、城市，都有它们的情影掠过。“叽叽滴滴，婉儿滴哩，滴——哩哩”一身乌黑的百舌鸟唱出了嘹亮的哨音，一串连一串，惊落了红梅的片片花瓣，惊醒了杏花的粒粒骨朵。也惹笑了草地里的一丛迎春花，金灿灿的小眼睛眨呀眨的。雨水节气宣告了和冬天的彻底告别，目之所及，是早春鲜亮的色彩，耳之所闻，是早春动听的声音。

“一衣返青千里麦，万山润遍动无声。”被雨水发酵的空气变得轻盈而透亮，历经一冬寂寞的田野在这样的滤镜中清新明起来。麦苗青青，油菜起苗。农谚说：“七九八九雨水节，种田老汉不能歇。”农人们拿着一把铁锹，抽沟沥水，防止麦苗烂根。一些冬荒地已经在翻耕，准备整理作秧田。此时田埂上的小草、野菜几乎一夜之间窜出了地面。细嫩的荠菜，绿得最养眼，麻油凉拌，吃在嘴里有点青涩，却有持久的清香。蒲公英开着小黄花，浆多汁足，用手一拉就是一大串。蒲公英、兰花草、灰灰菜……拿着小铁铲一棵一棵地挑，在和风暖阳中，人也跟这些新生的植物一样，在自然的润泽中卸下心灵的尘滓，去拥抱这个新生的世界。

诗人海子说，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，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。春天包蕴在万物的生命之中，正被幸福的雨水唤醒。

□散 文

简 单 烹 制

邹 炜

新米上场、霜打青菜，有人开始在门前屋檐或窗口挂起腊味。冬日的气氛渐渐浓郁。

下班回家，走在升腾了饭菜香味的小区里，想起了咸肉菜饭。饱满的米粒、油亮的咸肉、肥厚的青菜……混合起来，成就了一碗销魂的咸肉菜饭。这滋味，是几代人的冬日记忆，也是我最迷恋的味道之一。

最早其实是没有咸肉的，不过是纯素的菜饭。上好的矮脚青经过霜打，我原本讨厌吃的菜梗也变得肥美甜滑。配上香甜软糯的新米，纵是无肉，亦是诱人。纯素的菜饭所以好吃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有柴火灶头的加持。而柴火灶头，也许比菜饭更让许多人念念不忘。灶头上还能生出火候恰当的锅巴，其香其脆，无可替代。

后来有了咸肉，甚至还有很显洋气的香肠。咸肉，是梁实秋《雅舍谈吃》里念念不忘的“家乡肉”。当咸肉、青菜和米饭同煮，咸肉的咸鲜味溶于水中，被米饭和青菜吸收，米粒被滋养得更加饱满香甜。掀开锅盖的一刹那，肉香、米香、菜香，满屋子的香，再加上一勺猪油入饭，真的是撩人心扉。菜饭怎么做，或家人亲授、或网上科普，办法有

的是。但归根结底，让人念念不忘的，其实是那份简单和温情。

父母都不太教我做饭。及至为人妇为人母，常下厨房后，仍然觉得自己体悟比向那些食谱学习更重要。就好比写字、绘画和摄影，那些清晰的、逻辑的、有迹可循的各种技法其实并没有什么用。高档酒店里高级厨师花了大功夫精雕细琢精心烹制的，也不见得就会比土灶上普通人做的菜饭好吃。

我喜欢简单的烹制，家里的佐料也只用最基本的几种。简单烹制的食物，你在遇到它的时候，就能够想象出这些食材从最初到餐桌都经历了什么，然后如法炮制，成就自己家里的美食。

当然菜饭不只是菜饭。一顿吃不完的菜饭，隔顿做成滚烫的菜粥，暖心暖胃，仍是让我意犹未尽的佳肴。

我对菜饭菜粥的喜爱，和过年时的笋干一样。所以母亲每次做菜饭，也就总会和过年前做笋干一样加量。多出来的，给我盛了带回去。

后来没有灶头和柴火了，母亲也没了，但菜饭里还是有母亲的味道。

□随 笔

“ 情 趣 ” 漫 谈

李庆南

近水知鱼性。有空间就有物质，那些物质的选择，便是一个人心性的体现。良好的生活情趣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，驱走身心的疲惫，享受生活的美好，陶冶高尚的情操，甚至可以提升人格魅力。所谓的生活情趣，就是用心生活，而不是事事将就地过日子。其实，不是日子无趣，而是你无趣；不是生活无聊，而是你没有生活情趣。南宋诗人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一诗，就写出了村夫们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情趣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存。从今若许闲乘月，拄杖无时夜叩门。”

梁实秋在“雅舍小品”中说：“不如雅致致生活。”生活中的雅致，往往由个人审美而焕发光彩。在朱自清看来，小时候的几座茅屋、几畦田、几排青山，便是无尽的美妙。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。雨有雨趣，晴有晴妙，因此罗丹说：“美是到处都有的，对于我们的眼睛，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。”有审美的眼光，便有生活的情趣，它

□组 诗

故 乡 ， 无 法 割 舍 的 情 结

丁梅华

老屋的故事

夜色聚拢的话题与村庄有关
昏暗灯光下的背影
一如昨夜记忆的星辰
不经意打碎的瓷碗
无法撑起被母亲缝缝补补的

日子

各种盒子的滴答声与雨季有
关
盒子接住不是浑浊的雨水
是生活的酸甜苦辣
不经意撞翻洒落一地
遭受的是父亲的训斥和滑倒

的身体

闪电和雷鸣在窗棱边奔走相
告
每一次咯嗒咯嗒的炸雷声
都会升起坚决不做坏事的决

心

看到土墙上被雨打湿的书包
全然不顾母亲紧捂双耳颤抖
的手

老屋在童年记忆中渐行渐远
我在老屋的庇护下长大
老屋见证了那段苦难的生活
我见证了老屋在生活中消逝
老屋给了我飞翔的梦想

奶奶的雕花床

奶奶的雕花床五颜六色很漂亮
很漂亮的奶奶嫁给爷爷时
带着那张漂亮的雕花床
奶奶的命运很苦
在父亲和姑妈没有成人时
爷爷便义无反顾地驾鹤西去
爷爷是从异乡来到此地

□组 诗

爱 的 絮 语

孙登科

腊梅情

窗台上，一盒金黄的腊梅
黄的瓣，黄的蕊
妙曼玲珑
奕奕地备受主人宠爱

但在梦里梦外
她从不想成为宠儿
只盼回到以前的山野
以浓浓的芳香
扑进高速公路的胸怀
和她的众姐妹一起
夹道欢迎打工的游子归来

香——追赶着雪风情——一路嬉笑颜开
欢庆祥和的新年已到来
白雪皑皑，寒气凛冽
回家的激情，酣畅澎湃
像长了翅膀的车轮
分分秒秒都在拉近爱

留守的儿女在盼望
白发的父母在等待
一株株腊梅精神抖擞
庞大迎接的阵列

把浓浓的“中国红”喜庆氛围
送到那千家万户的村寨
红红火火，暖了庄户人的胸怀

雪 晨 ， 睹 景 思 情

这宛若童话
在窗前，面对银装素裹的世界
大雪飞扬，雪风凛冽
爷孙俩，凝望茫茫远方
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
纤尘不染，分外皎洁

孙儿倏然指着鸟巢
问爷爷，小鸟多冷啊
不知它们怎么度过了昨夜
他向爷爷说
夜里梦见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
她冻死在雪地里
禁不住她对爷爷嗔怪
说着，泪水挂在腮

屋内温暖如春
爷爷内心充满对孙儿疼爱
久欠沉思，不语
孩子在想，此时爷爷或许
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……

说起来我们身边有许多事情都是与人的审美情趣有关的：市里近年来兴建的一些小公园，因陋就简，巧手布局，独具匠心，简单的一石一木，就能向游人传递出高雅的审美情趣。前不久改版的《淮河早报》，风格清秀，布局雅致，图片剪裁精心，版面注重留白，体现了策划者和设计者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品味。不少人抱怨住宅楼房都是火柴盒式的建筑，千篇一律，单调又沉闷，那是开发商和设计师们只图经济效益，缺乏或者故意不讲审美情趣的结果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审美情趣，其实就是一种对物质的主观欲求，更是一种客观的情感需求。有了审美情趣，我们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让精神世界的美妙在现实中再现。然而，有时我们往往因为生活的匆忙，而忽略了审美情趣的价值，更忽略了身边的美。

人类经过数亿年的进化演变，是何等漫长，然而人类身上的许多动物性本能至今还残存延续着；同时，真正统摄和主宰着人类，使人从根本上摆脱动物本性的精神素质也在日渐丰富和不断发展着。换言之，人的情趣越是回归动物本能，越是迷恋物质享受和感官欲望，就越低级；相反，越是指向文化层面和精神领域，情趣就越高雅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任何一个现代文明人，都应该摒弃低级趣味，控制不良嗜好，提升自己的精神追求，使自己的情趣爱好变得更加高雅。